

前《赤壁赋》中的水月情结探微

潘瑞丽

(河南省平顶山市第四中学 河南 平顶山 467091)

【摘要】水月伴随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滋润中华儿女的心田,照亮华夏子孙的前程,尤其是中国的文人,无不对水月情有独钟。水月因文人而留名,文章因水月而精彩。我国古代唯一的全才型的文学巨人苏轼在前《赤壁赋》里关于水月的讨论,跳出了传统的水月情结,赋予水月特别的意义。

【关键词】赤壁赋;水月;情结

元丰二年,42岁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而下狱,后经多方营救,出狱后被贬谪黄州,做了一名小小的团练副使。才华横溢的大才子,正处在经国济世的壮年时期,却蛰居黄州这座江北小城,如何保持乐观的心情,延续宝贵的生命,是苏轼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好在黄州有“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长江,有“乱石穿空”的赤壁,有“折戟沉沙”的战争传说……这一切,都为处在生命低潮中的苏轼创造了排遣愁绪、重新认识人生的有利条件。在一个白露横江的清秋月夜,苏轼泛舟畅游于赤壁之下的长江,面对浩浩的江水、皎皎的明月,感受跨越时空的哀与乐,他吟出了千秋绝唱前《赤壁赋》,唱出了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关于水月的浓浓的情结。

苏轼,这位我国古代唯一的全才型文学巨人在前《赤壁赋》开头,给我们营造了一个空灵、自由的精神境界。面对赤壁的山水风月、主客的扁舟渔唱等可入诗境的各种物象,他着重描写了水、月两种优美的意象。水是七月长江之水,月乃八月中秋之月。其时之水“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其时之月“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水状茫茫无际而雍容舒展,月色浓华可人而与水相照。于是引发了“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极度飘逸、超然之感。每读至此,总让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

也许是如练的月华擦拭了内心的孤寂,也许是澄碧的江水折射了现实的郁愤,所以,作者就和“客”展开了一场伟大的人生价值大讨论。“客”面对眼前的江山胜景,跨越遥远的时间,由曾经在此“酹酒临江,横槊赋诗”、而今灰飞烟灭的曹操,想到“渔樵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的自己;由无穷的江水,永恒的明月想到“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须臾人生;由想要摆脱现实处境,渴望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却“知不可乎骤得”而产生的旷世的寂寞与悲凉。

其实“客”是作者另一种心态的载体,客人的悲也就是苏轼内心的悲。这种感情经由亘古的江水、永恒的明月的洗练,便触发出苏轼内心关于水月的情结,从而有了“宇宙永恒,人生的短暂”的无限感慨。对于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当他们政治失意或生活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就陷入这种苦闷与迷惘。苏轼也是如此。客的回答,其实正是苏轼自己贬谪黄州后思想感情的一个方面。《念奴娇》词不也是说“人生如梦”吗?而这样的思想感情,作为社会人生的抽象认识,却被苏轼结合着景物的特征,从历史到现实,从具体到一般,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出来。

作者无辜遇害,长期被贬,郁愤之情,实在难免。然而苏轼毕竟是苏轼,它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不会被悲观厌世的消沉情绪所压倒。面对在人生出现的种种磨难、打击、颓废与沮丧,他都能坦然处之,以达观的胸怀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所以他在这篇赋中自言愁,而又自解其愁,在文中他以“客亦知夫水与于月乎?”引出了一节精彩的千古绝唱,从哲学的角度关照水

与月,从而跳出了自古以来悲愁感伤的水月情结,表明人其实不能从江水、月亮得出关于短暂与永恒这一哲学范畴的正确认识。

苏轼认为,关于江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意思是江水不舍昼夜地滔滔流去,作为某一段江水,确乎从这里消失了,而作为整个江水,则始终长流不绝,因此可以说“未尝往也”;关于月亮“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意思是月亮有时圆满,有时缺损,但它缺了之后又恢复圆,这样周而复始,终究无所增减,因此可以说“莫消长也”。列举江水、月亮说明去留、增减的辩证关系,作者再归纳到一般的认识原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就是说,变与不变,无论宇宙还是人生,都是相对的。如果从变的角度来看,岂但人生百年,顷刻即逝,就是向来认定的天长地久,其实也是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能维持;而如果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则宇宙万物固然无穷无尽,其实人生也一样绵延不息。因此,对人生而言,那天地宇宙万事万物,“而又何羨乎”?自然也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所以,最好的人生态度是享受眼前的“江上之清风”和“山间之明月”。冷对世事风云变幻,我自陶醉无限江山。

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只能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科学,因为作者沿袭了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而相对主义否认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抹煞事物物质与量的实际界限。同时,他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也往往包含着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从流连光景中寻求精神寄托。所以他在“而又何羨乎”一句之后,掉转笔锋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反倒要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用,从中得到乐趣。前人说过“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恰好切合苏轼眼前的景物,“江上之清风”有声,“山间之明月”有色,江山无尽,天地无私,风月长存,声色俱美,他正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

苏轼对宇宙人生的见解,我们当然不会完全赞同,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走出监狱到达流放地而几乎丧失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一点也不灰心丧气,反而那么乐观、旷达,具有强烈的生活信念。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用这样的人生态度来关照人生,所以不论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中,他都能以乐观的态度去度过每一天。贬谪黄州,他唱“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贬谪岭南,他吟“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再远谪海南,他使当地的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这场跨越时空关于水月的大讨论中,苏轼跳出了传统的水月情结,抛弃了失意的哀伤,留下了豁达与超然。他对江山风物的热情赞美,对英雄人物的倾慕向往,对理想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必将影响一代又一代热爱生命的人们。